

列寧選集

第十二卷



解放社出

1937

一九三七年七月再版

列寧選集第十二卷

定價 每冊六角

出版 解放社

初版序言

國家這個問題，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實際政治方面，現在都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非常地加速並加劇了由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二)。與有莫大權力的資本家組合日益密切融合起來的國家，其所加於勞動羣衆的異常嚴重的壓迫，也日益嚴重起來了。先進各國(我們這裏是指牠們的『後方』說的)都變成工人們底軍事苦役的監獄了。

遷延的戰爭所造成的空前未聞的悲慘與災難，使羣衆的地位困苦得無可忍受，使羣衆的憤恨加強起來。國際的無產階級革命，顯然在生長起來，牠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也就有實際的意義了。

由比較和平發展底幾十年代中所積纍起來的機會主義底原素，在全世界各國正式的社會主義黨裏面造成了佔統治地位的社會國家主義的思潮。這個思潮(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勃列什科夫斯卡婭、路班諾維契，以及形式上稍許掩蓋着的蔡雷特利先生、戚爾諾夫先生和他們的同僚；在德國有：謝得曼、李謹、達德曼；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倫諾德、蓋德、萬德威爾、泰爾曼、德曼和費邊派諸如此類等等)，是口頭上的國際主義，實際上的國家主義，其特點就在於它不僅對於『自己的』民族資本主義底利益，而且對於『自己的』國家底利益，表示極大的關心。多數所謂大列強已經把很多新共和國，但好久了。帝國主義戰爭恰

爭。爲使勞動羣衆從一般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從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影響之下解放出來的這種鬥爭，如不與機會主義對『國家』的偏見作鬥爭，是沒有可能的。

我們本書中首先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特別要詳細地講到這種學說被人所忘記了的或遭受了曲解的那些部分。其次我們特別來研究曲解這個學說的主要的代表考茨基——在這次大戰時期中遭到了可憐的破產的「第二國際」（一八八九到一九一四年）之最著名的首領考茨基。最後我們把俄國一九〇五年、特別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經驗，做出主要的總結。後面這一次的革命，現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中旬〔初旬〕）大概正在完結牠的發展底第一個階段；可是一般的講來，整個的這次革命，祇有把牠當作是由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鎖鍊中的一環，才可以明瞭。因此，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不僅是具有實際的政治意義，而且還含有最迫切的意義，因爲這個問題是向羣衆說明，他們要把自己從資本底羈絆之下解放出來，在最近的將來，應該做些什麼。

著 者

一九一七年八月

版 序 言

中僅僅增加了第二章第三節。

著 者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號（十七號）於莫斯科

本 卷 內 容

國 家 與 革 命 (一)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和無產階級
在革命中的任務)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1—12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1
(二) 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4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8
(四) 國家『衰亡』和暴力革命	12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 的經驗	20—31
(一) 革命底前夜	20
(二) 革命底總結	24
(三)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 法	31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 經驗。馬克思底分析	2
(一) 公社社員底企圖底英勇精神	
(二) 用什麼來代替被打破 呢?	
(三) 代議制底消滅	
(四) 民族統一	
(五) 寄生蟲與新教	
第四章 恩格斯底補充	

(一)	『住宅問題』	57
(二)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60
(三)	給培培爾的信	64
(四)	愛福特綱領草案底批評	67
(五)	一八九一年馬克思爲法蘭西內戰而 作的序言	75
(六)	恩格斯論民主制之破除	81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85—97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85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87
(三)	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	93
(四)	共產主義社會底高級階段	97
第六章	機會主義者之糟踏馬克思主義	106
(一)	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106
(二)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108
(三)	考茨基與班業苦克的論戰	116
初版書後		126

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二〇)

.....	129
馬克思變成庸俗的自由主義者	132
的民主	144
能有平等?	153
.....	161
.....	169
.....	179
.....	190

冒名『經濟的分析』而爲資產階級効勞.....	205
附錄(二).....	234
萬德威爾論國家的新書.....	234
論『民主』和專政(五三).....	243
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會上關於資 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與 報告(五四).....	251
論專政問題底歷史(六四).....	273
註 釋.....	301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學說，在今日的遭遇，正和許多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中的領袖們和革命思想家們底學說，歷史上數見不鮮的遭遇一樣。大革命家常常畢生受着壓迫階級的虐待；他們的學說常常引起了壓迫階級切骨的痛恨，極端的仇視和瘋狂似的造謠與中傷。當他們死了之後，人們便企圖把他們奉為無害的神像，頌揚他們，表彰他們的名字來『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刪除革命學說底內容，磨滅這個學說底革命鋒銳，糟踏這個學說。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是同樣用這種方法來『製造』馬克思主義的。他們忘記着、拋棄着、曲解着馬克思學說之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他們把資產階級所能接受，或似乎可以接受的部份，提在第一位，而加以頌揚。所有社會國家主義者，現時都儼然自號為『馬克思主義者』了！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昨天還是摧殘馬克思主義的，今天却在談論『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了！他們把馬克思為進行劫掠式的戰爭訓育好了勞苦大眾。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獎仕頓會議之後，在『新社會主義』的情形之下，我們的任務，是去發掘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的學說。因此，我們必須去發掘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引出許多新教義。馬克思主義底真正底共和國，但

引文：對於行文上不免笨重，而且也難於通俗；但是這種摘引，是萬不能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論及國家問題的全部章句，或至少是最重要的章句，必須盡可能地充分摘引出來，使讀者自己能夠獨立地知道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底見解底總和，以及這些見解底發展，同時：使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於這些見解的曲解，得以證據確鑿地證明出來和一目瞭然地顯露出來。

我們現在先從傳播最廣的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一書講起。這部書底第六版是一八九四年在斯都德牙爾出版的。我們必須從德文原版中翻譯出引句，因為該書的俄文譯本為數甚多，其中大半不是譯得不完全，便是譯得極不好。恩格斯在總結他的歷史分析時說道：

『國家絕不是從外面來強制社會的一個力量，也絕不是如黑格爾所斷定的什麼「道德觀念底實體」或「理性底外形和實體」（三），國家是社會發展到某個階段上的產物；牠是社會捲入了自己的不可解決的矛盾和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抗而又無法擺脫時的表現。而為使這些對抗、這些經濟利益衝突的各階級、不致在無結果的鬥爭中互相消滅，并使社會同歸於盡，是一種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之上而用以緩和衝突，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之外的力量，就成爲一種由社會產生而超出於社會之上、且日趨強大的一種力量，便是「國家」』。（七八頁）

義對於國家底歷史作用及其表示出來了。國家是階級矛

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產生底地點和時間，就是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點和時間，因為階級矛盾是客觀上不能調和的，所以國家也就會產生出來。倒過來說，國家之存在，就證明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對馬克思主義之曲解，却正在這個最重要的基本觀點上開始的。這種曲解分成兩個重要的派別：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因為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逼得他們不得不承認祇是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是他們這樣來『修正』馬克思，說國家便是階級調和底機關。按馬克思底學說，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則國家既不能發生，亦不能存在。而小資產階級和庸俗的大學教授們與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好意地援引馬克思底言論呢！）則以為國家正是調和階級的。按馬克思底學說，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階級的機關，牠建立一種『秩序』使這種壓迫成為合法的，并使牠鞏固起來，同時以緩和階級底衝突。按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底意見，秩序就是階級底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他們以為緩和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以打倒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工具和方法。比方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關於國家底意義及其作用的問題，恰恰成了非常嚴重而深刻的行動，而且是羣衆直接行動的實際鬥爭。當時，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都一齊完全放棄了馬克思底『階級』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任務。他們通過了決議案和兩黨政治家底論調，而這個階級不能和牠的對新教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所絕對不能了解的。他們對於國家的態度，極明顯地證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並不是社會主義者（這是我們布爾塞維克常常指明了的），而是喊些類似社會主義的空調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之曲解馬克思主義，更爲巧妙。牠在理論上並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的統治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牠忽視了或抹煞了下面的話：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牠是站在社會之上而『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疎遠』的一個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之解放，不但非有暴力革命，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起來和體現這個『疎遠的國家的政權機關，是不可能的。這個結論，在上面我們可以看到，是馬克思從革命任務之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上所得的一種最肯定的結論，在理論上已十分明白，而考茨基……所『忘記』了和曲解了的（我們以後還有詳盡的說明），也正是這個結論。

（二）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恩格斯繼續說：

『……國家與宗法的（民族的或部落的）舊組織不同之點，第一就是牠依照地域來區分其治下的人民

，看來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可是
的組織作了長期的爭鬥之後，才發

義特點，就是社會政權底建立
表組織爲一個武裝力量的民衆

，已經不能直接符合了。這個特殊的社會政權所以必需，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之後，民衆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爲不可能的事了……。這個社會政權是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着的。構成這個政權的，不僅有武人，而且還有物體的附屬品，如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強迫的機關——這些都是氏族社會（部落社會）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這裏更闡明命名爲國家的那個『力量』——由社會產生出來，超出於社會之上而又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疎遠的一種『力量』——底概念。這個力量主要地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特殊的武裝隊伍，這些隊伍，還握有監獄等等。

我們之所以有權說特殊的武裝隊伍，是因為一切國家所特有的社會政權是與武裝人民，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不能直接符合』的。

恩格斯像其他一切革命思想家一樣，盡力使覺悟的工人們，來注意盛行的、一般庸人所認爲最不值得注意的，最習慣了的、而爲堅如石玉的偏見所奉爲神聖的那個事實。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政權之主要工具，——難道這能够不是這樣嗎？

在十九世紀末大多數歐洲人底眼目中看來（馬話就是向他們講的，他們沒有親身經過「春」這一次偉大的革命），確實這不能不是「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是什麼，對於何以需要超出於社會的武裝隊伍（警察和常備軍）——米海洛夫斯基底三言兩語新教

來共和國，但

職權底分配*一類的話，來作答復。

這樣的憑藉似乎是『科學』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而蒙蔽主要的基本事實——社會分裂成爲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的這個事實。如果社會上沒有這樣的一個分裂，則『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其別於使用木棍的猿猴、或原始人類、或聯合在部落社會的人們之原始的組織，只在其組織底複雜程度上，在其技術底高度上，但這樣的組織**總是可能的。

這樣的組織之所以成爲不可能，是因爲文明社會已分裂成爲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了，如果這些階級各有其『自動的』武裝，便會引起牠們的間的武裝鬥爭國家就此形成起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裝隊伍，也就由此造成出來；同時破壞國家機關的每次革命***，明顯地表現給我們看，統治階級如何企圖恢復爲牠所御用的特殊的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如何努力企圖創造這樣的新組織——不是爲剝削階級而是爲被剝削階級所御用的新組織。

恩格斯在上面的一段議論中，已經從理論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特殊的』武裝隊伍與『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每次大革命都把這個問題明顯地而且以羣衆行動底大規模形式在我們面前

會上的分工，在此地是指行政、軍

『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校者)

『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編者)

驗中怎樣具體地表現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再來研究恩格斯底敘述。他指出，有時候（譬如在北美有些地方）這個社會政權是薄弱的（他這裏所講的祇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和北美洲帝國主義以前的時代在自由的移民佔優勢的那些地方），但是一般的講來，這個政權是在加強起來的：

『……社會政權，是隨着國內階級矛盾之劇烈，隨着鄰近國家之增大與其人口之增加，而加強起來的。試拿現在的歐洲來觀察一下就夠了，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把社會政權增到了這樣高的程度，牠竟有併吞全社會，甚至併吞國家的危險了……』。

這一段文字至遲不過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作於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此時進到帝國主義的轉變——托辣斯底完全統治，最大銀行之握有一切權力，以及大規模的殖民地政策等等——在法蘭西還祇初初開始，而在北美和德意志，甚至更要薄弱一點。從那時起，『侵略競爭』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初，全世界已被這些『互相競爭的侵略者』，就是說，被這些巨大的強盜的列強所完全分割了。從此海陸軍備便無限地增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英、德兩國之互爭世界霸權和瓜分贓物的強盜戰爭，使社會所有的力量被掠奪的國家政權所「吞食」，而走近完全的崩潰的局面。

還在一八九一年的時候，恩格斯說，「侵略競爭」，是大列強之對外政策。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一六八〇年，我們所知道的，而產生出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新教條。共和國，但

，却利用『保護祖國』、『保護共和國和革命』等等的鬼話，來遮掩他們袒護『自己的』資產階級底強盜的利益了！

（三）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爲要支持超出於社會之上的特殊的社會政權，便需要賦稅和國債。恩格斯說：

……『官吏們掌握了社會政權和徵稅的權利，他們便成爲駕乎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從前人們對於部落（氏族）的社會機關的那種自由自願的敬意，在現在的一般官吏們看來已經是不够了，就假定他們能夠獲得這種敬意的話……』對於官吏之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殊法律也訂立起來了。『區區一個小警察員』，其『威權』要大過部落社會的代表；可是甚至文明國家軍事首領，一見了部落酋長所享受的那種『不因威迫而發出來的社會底敬意』，也就要發生羨慕的心理。這裏已經講到關於成了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們底特權地位問題。同時指出了一個根本問題：什麼使他們能夠駕於社會之上呢？我們讀到下面就會知道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怎樣在實際上解決了這個理論問題，而一九一二年俄國怎樣反動地來抹煞這一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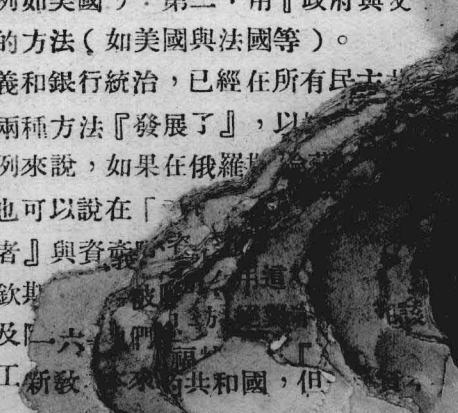
既然國家是爲要控制階級對抗性而發生的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那麼，國家便是最強有力的，經濟上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借助於國家，壓迫其他階級，並且由此獲得壓迫和剝削的權利。『國家底本質』。不僅古代的國家和

封建的國家是對於奴隸和農奴的剝削機關，而且『現代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雇用勞動的一種工具。但是我們也可以遇到例外的情形：就是有這樣的時期，那時鬥爭的階級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情形，使國家政權對於這兩個階級的關係，暫時得到一種相當的獨立性，表面上髣髴是這兩階級間的中間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底君主專制政體、法國的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底拿破崙主義、和德國的俾斯麥，都是這樣（四）。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俄羅斯共和國的克倫斯基政府，也是這樣——當克倫斯基政府已經開始壓迫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後，曾經有一段時間，蘇維埃因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領導，已經沒有力量，而資產階級却還沒有充分的力量能夠來直接解散蘇維埃，此時的克倫斯基政府，就是這樣。

恩格斯繼續說：

『在民主共和國裏面，『財富間接地但因此却更可靠些地運用牠的政權』，就是：第一、用『直接收買官吏的』方法（例如美國）；第二、用『政府與交易所之間的聯盟』的方法（如美國與法國等）。

到了現在，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已經在所有民主共和國非常巧妙地把這兩種方法『發展了』，以施財富底全部權力。舉例來說，如果在俄羅斯初創的頭幾個月當中，也可以說在「維克這兩種『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之間，在聯合政府中巴爾欽斯防止他們掠奪行爲，以及『六六』的種種方法，都實行怠工新教

以後（自然用另一個完全與巴爾欽斯基相同的人來代替他的），他就從資本家方面獲得每年十二萬盧布薪俸的位置，以爲『謝禮』；那末，試問這是什麼？直接的收買，還是間接的收買呢？是政府同新迪卡的資本家們的聯盟呢，或『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呢？威爾諾夫輩、蔡雷特利輩、奧克遜切夫輩與斯可比列夫輩底作用究竟怎樣呢？他們是那些劫掠國庫的百萬富翁底『直接』同盟者呢，抑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呢？

在民主共和國中，『財富』底全部權力之所以更可靠些，是因爲牠不依靠着資本主義惡劣的政治外形*。民主共和國是資本主義最好的可能的一種政治外形，所以資本一經握住了（經過巴爾欽斯基輩、威爾諾夫輩、蔡雷特利輩等等）這一種最好的外形，牠就很可靠，很有把握地建立自己的政權，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底無論何種人物、機關或政黨之變換，都不足以動搖這個政權。

我們還應該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稱普選制爲資產階級統治底工具。他很明顯地估計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久長的經驗，同時他說，普選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底標誌。這種制度在現代的國家底，不能而且永遠不會給予再大的結果』。

階級的民主派，如俄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
同胞兄弟們——西歐的社會國家主義者和機
這種普選制都正在希望着『更大的結
而且用這種妄念去鼓動民衆
真正能够表現大多數勞
個別缺點』。（編者）